履痕处处

自行车时代

♣ 阿 紫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影视剧开始在内地流行，由此我们掌握了一些新名词，比如“游车河”。看到银幕上香港不良青年开着轿车在车流中穿梭，我们眼里充满了羡慕嫉妒恨。我们的城市里也有“车河”，自行车汇成的“车河”。每到上下班高峰时段，还会形成“潮汐”景观。十字路口，红灯转绿灯的瞬间，自行车洪流奔涌向前，蔚为壮观。

那个年代，青少年向成年人进化的过程中，学骑自行车是一项必修课。那时自行车男女有别，男式自行车中间有条横杠，女式的没有。这条横杠决定了“启动”方式的不同，男士左脚踩踏板，右脚蹬地滑行，然后像骑马般腿从车后方迈过去，完成起步过程。女士直接坐上坐垫，一踩踏板就出发了……

横杠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学骑车的难度，偏偏我们家只有一辆28“大型车”，练滑行起步时，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后来我发现学校有位老师骑车颇具个人风格，他总是选一棵树，扶着它在车上坐稳后，用脚蹬树获取初始动力，完成起步。我学他这种方法，果然就没摔跤了。然而后来进了单位，发现滑行起步还衍生出一项骑车礼仪。每天上下班，大家都会以下马姿势右腿迈步下来，蹬地滑行经过厂门，再跨上去骑行。偶尔有人不这么做，直接骑进骑出，门房大爷就会很不高兴，斥之为“没有礼貌”。这套礼仪是谁发明的？何时开始在全国流行？却没有资料可以查到。

我拥有第一辆“私家车”是在上班后第二年，花了150元，当时我的工资是120元。这个价钱已经算很便宜了，因为大嫂在自行车厂工作，才拿到的出厂价。大嫂所在的厂在同行业中算是大厂，所以被上海某名牌自行车厂选中，作为联营单位，可以使用他们的商标。大嫂在厂里属于老实人，有些人是不需要花钱买自行车的，今天往围墙外扔一个轮子（有人接应），明天再扔一个，后天扔个车架子，一组装就行了。大嫂干过最有“魄力”的事情，是拆了办公室刚安装的新吊扇拿回家，用家里一台旧吊扇做了替换……

骑着大嫂厂里出品的名车第一次上街，龙头太死、刹车不灵，直愣愣撞向了马路边的广告牌，惊动了交警过来查看。我没有违反交规，也没喝酒，他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告诉大嫂，她说我没有常识。刚买的新车怎么能马上上路？先得去修车铺紧紧螺丝、调调刹车、上上油……原来她们厂的车必须先做一番大保健，才能正常使用。

两年后，大嫂的厂被取消了联营资格。又三年后，她们厂倒闭了。大嫂在家多次愤怒声讨领导胡搞，好端端一个厂被他们整熄火了。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的城市也有了汽车“车河”。自行车一度越来越小众化，我常为很难找到修车摊发愁。忽一日，前度刘郎今又来，共享单车水葫芦般铺满了大街小巷。不过半年时间，自行车时代成功复辟。看了一下各类共享单车，基本都属于以往观念中的女式车，没有横杠。我查了一些资料，据说女式车没有横杠，其中一项考虑是避免穿裙子的女士上车时走光。至于为什么当年骑车经过门房要滑行？后来渐渐没人这么做了？这个疑问至今没解开。

朝花夕拾

远去的胡同

♣ 关小凤

每每走在整洁而繁华的街道，眼神里稀缺的不是那些摩天的高楼、衣着时尚的俊男靓女，或者琳琅满目色彩炫艳的反季节果瓜，而是偶然间在摩天楼之间或不起眼的角落里闪过的一条条小胡同。它们大多是笔直的，水泥路面异常洁净，巷子两边整齐的人家，院墙上镶嵌着锃明发亮的瓷砖或琉璃瓦，一切都显得和它周遭的环境默契配合、相得益彰。眼神滑过这些巷子，我总渴望能看到一两条曲曲弯弯绵延伸向街道深处的巷子，或是某户人家门前栽一丛瘦竹，再或是院墙上爬满绿色的丝瓜，或是从院墙里斜伸出一两枝枣树或梨呀桃呀的果树的枝丫，我稀罕这些难得的景致，童年的记忆也一下就被勾出来了。

在记忆的深壑处，弥布着一条条狭窄而蜿蜒、四通八达的小胡同。说它四通八达，因为你可以从城中的任何一条胡同起步，总能迂回曲折地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这些胡同蜿蜒曲折，但却错综盘结，相挽相扣，如布满小城肌体的经络，四通八达，却又密而不乱。而我们的童年，就如镶嵌在这些经络中的黑白照片，不管时间多么久远，总是那么温馨、清晰。这些胡同，远没有现在的巷子这般整齐、洁净、水泥漫地，看不到一丝儿尘土。它如同远古走来的瘦弱老者，暗黄色的肤色，布满了坑坑洼洼的岁月痕迹。两边的人家，也和它一样的苍茫、远古，低矮的土墙，低矮的茅草房，在许多人家的院墙或者房屋的墙上，甚至还露出密密匝匝的颜色发黄的麦秸秆儿。

就这么破旧、远古，但却弥漫着我们童年的欢乐，经年不散。

那时候的我们，没有一件可以拿得出手的玩具，甚至没有一件值得骄傲的新衣，但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欢乐。我们玩过家家，随手采下土墙上的青苔，随手拣来胡同旮旯里的破砖烂瓦，就成了我们的“家具”，让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玩打仗，一胡同的孩子分成两队，你追我赶，跑上一整晌都不嫌累；或者一溜儿攀爬在某户人家的墙上，拿着长长短短的钩子，去够院子里果树上的果儿……当然也有比较“文静”的游戏，比如粘墙。所谓粘墙，就是倒立让身子紧贴在墙上。但我们玩的，却不是一个人可以轻松地倒贴上去，而是一群小伙伴全都要贴上去。这就需要点技术含量了，尤其是第一个孩子，他在贴到墙上的时候，身子从后脚跟到后脑勺几乎都要紧紧贴靠在墙上，这样才好为以后贴上来的孩子们争取更多的空间。然后，第二个孩子紧贴着第一个孩子的身子倒立起来，依次第三个、第四个……全部的伙伴都完成这个动作，接下来就是看支撑的时间有多久了。十几个小伙伴全一个姿势倒立着，就如在胡同里砌了一堵倒立的人墙，倒也蔚然可观。不过，有时候也会有状态，比如第一个贴上去的孩子或者中间的一个支撑不了了，后面的伙伴还没来得及翻身下去，他们便骑着前面的孩子跌下来，于是人墙轰然倒塌，胡同里顿时扬起孩子们一串串含着善意的嘲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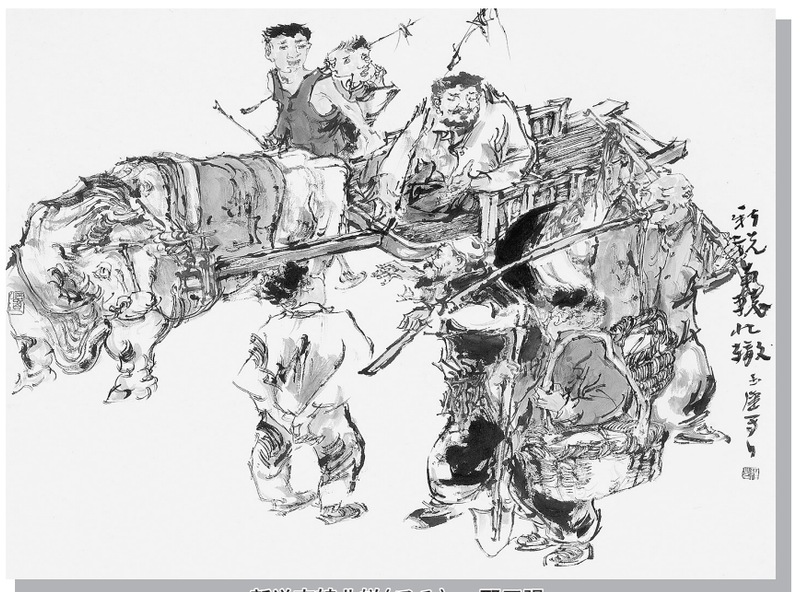
随着秋天的到来，我们的欢乐也无限多起来。每到秋天，家家户户都要把田里的秸秆运回家中，靠墙砌起来，整条胡同瞬间变成绿色的海洋，奔跑在胡同里，口鼻间溢满了青郁的香味。抽一根秸秆，剥去所有的叶子，将光秃秃的秸秆上端握个小直角，就如一个大写的“7”字，手握着“7”字的上端往前推，秸秆就“突突突突”跑起来，于是，整条胡同里就是我们的奔跑声和秸秆车的突突声，比论着谁的车跑得快的争吵声，是那样的悦耳和动听。

当秸秆绿色变得干枯，整条胡同又变成泛着黄的淡白，手或脚轻轻碰触这些没有半点水分的秸秆，就会哗哗啦啦地乱响。孩子们嘿嘿笑着，一个绝好的玩法在脑海里狂涌而出。入夜，洒满月光的胡同里寂静无声，只有风偶尔吹过，干枯的秸秆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晚归的人回来了，近了近了……行人专心行走，靠墙的秸秆突然哗啦啦一阵响，突然从秸秆后面呼呼呼钻出一个又一个麻利无比的小人儿，行人登时吓得那叫一个心慌眼跳，待看清这些小妖儿全是邻居家的小顽童，满心的惊吓和火气也瞬间消失，笑着骂了句：“小屁孩……”然后甩开大步离去，留得一群计谋得逞后得意大笑的孩子们。

……

一年一年，欢乐不停重复，直到胡同在不知不觉已改变得失去最初的模样。当我们不再稀罕地围观某一家又砌了浑砖的墙，替换掉了低矮的土墙；当我们欣喜地看着每到下雨就泥泞不堪的胡同路面变成了干净平整的水泥路……蓦然发现，那些带给我们无限欢乐的胡同远去了，远到只能是记忆里默默的温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法） 孙伟


新说南辕北辙（国画） 邢玉强

新书架

《劳燕》：展现女性强韧的生命毅力

♣ 易明强

《劳燕》是海外华语作家张翎的一部抗战背景的小说。故事开端于一个江南的采茶日，阿燕和刘兆虎这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在这春和景明中细数着各自的小心思。然而日军的突然空袭，留给这个美丽的茶园一个惊心的弹坑，也抽走了全书中唯一一段闲适的有序时光。母亲的惨死，将阿燕孤零零扔在这个凶险的世界。自此后，她要面临活下去的生计，要面临爱人离弃的无助，要面临众人歧视的屈辱……中美合作训练营的成立，让两个美国人走进了阿燕的生活，一个是行医的牧师，一个是训练营的教官。而刘兆虎的入营，使得阿燕和这三个男人的关系更为复杂。牧师收留她并教会她行医，她就是凭借这个技艺，最终在艰难生活中完成自我的更新，一天天抬起头来，并在最危急的时候，为刘兆虎撑起一个遮蔽风雨的港湾。

在这部让人动容落泪的小说中，阿燕这个形象温柔又有力量，宽容又有原则，坚韧却又丰沛，宽恕但不遗忘，独立却又承担。作者借由阿燕这样一个角色，展现了在苦难的涅槃中和命运的蹂躏下，我们民族的女性所展现出来强韧的生命毅力和令人动容的情感动因。

人与自然

村草隐踪

♣ 石广田

村里的草是如何来到村里的，似乎没有踪迹可寻。或许，人还没有占据土地建起村子之前，它们就在那里早早安了家。

可一切并不尽然。比如，院子里去年没有的草，今年春天突然就冒出来几株。草看起来并不陌生，村外的野地里多的是。它们是如何从村外来到村子里，反倒颇费人深思。

或许是某人路过一丛草的时候，一粒草种粘在了他的鞋底上，他回到家跺跺脚，草种就落了下来。也或许一把锄头、铁锨在扛回家前，有人偷懒没有用瓦片刮干净，一粒草种就藏在粘在上面的土里。太阳一晒土就干了，掉下来时也把草种埋在院子里。再不然，就是有人勤快，下晌顺便从地里拉回家一车土垫高院子，这样的话草种就不止一粒两粒、一种两种了。

也或许是家里的牲畜，把草种带回家的。一头牛耕地歇息的时候，看见一丛草很新鲜，就吃了几嘴；一只羊就是来地里吃草的，能吃的草它们都不会放过；一头猪夜里从圈里跳出来找野食，就更乱拱胡吃了。还有数不清数量的鸡、鸭、鹅，它们本来就是散养着，靠近村头的土地，被它们折腾得长不成庄稼，被叫作“鸡叨地”。草种很可能就是被它们吃到肚里，带回院子里的。

还有那些住在屋檐下的麻雀、燕子，住在树上的喜鹊、斑鸠、黑卷尾……它们搭窝的时候，少不了去村外找干草。鸟儿飞来飞去，多出来的干草被它们扔到了窝外面，草秆和上面的草种就一起落到地上。鸟窝年年搭，干草也就年年从野地里飞到人们的院子里。

草种不仅跟着鸟儿飞，也会被风吹得自己飞起来，轻飘飘的蒲公英最擅长这个。比蒲公英沉的草种也会飞，那得大风才行。田野平坦，村庄低矮，如果久旱未雨，天马行空般的大风能把地刮去一层皮，土里的草种想不飞起来都难。南风向北，北风向南，村南和村北的草种晕晕乎乎就到了村子里。

还有水，水也能把草种冲到村子里。雨下得大了，水从河流里漫出来，流过田野，流过村庄，村里的草种就更杂乱了。好在这样的洪水并不多见。

村里的草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到村外，混到田野里。村里的草在村里待的时间再长，也不会像一条狗那样被驯服，任凭你怎么分辨，也找不出和村外的草的差别。或许有，只是太隐秘了。

两代之间

月圆中秋夜

♣ 叶剑秀

中秋节的晚上，明朗的月亮吉祥地升起来，月光有些温润。院里的桂花树绽放着季节的醇香，等待着一个绵长圆满的分享。院里花池里的菊花悄然盛开，五颜六色的品相，伸展着各式各样的姿态。

父亲披着衣衫，散淡地坐在石榴树下的石桌旁。母亲从屋里走出来，端着瓷质的托盘，一会儿工夫，石桌上就摆满了苹果、月饼、石榴，还有两瓶家乡的特产德秀干红酒。

父亲似乎不在乎这些，淡漠地坐着，丝毫没有感动于那一桌丰盛的诱惑，嘴角一明一暗地交替，吐出柔软绵长的烟雾，面色被若隐若现的烟雾笼罩，时而平静，时而凝重。等母亲坐下，父亲闷闷地叹一声，脸庞粗粝的轮廓里，盛满浓密的愁绪。

母亲神情失落地坐在一旁，不知该做些什么，该说些什么，就那样冷清而无滋无味地坐着。气息终究有些凝重，母亲的表情里，分明也印染了淡淡的感伤。

月亮无忧无虑地悠悠升腾，稀疏的云片在空中匆匆赶路。桌上的水果寂寞地躺着，瓶里的酒始终没有开启。母亲望望老伴儿看看桌上的水果和酒，担心气氛沉寂了，辜负了美好的月光，终于忍不住沉闷的熬煎，顺手拿过一个苹果，轻轻递给老伴儿，面带一丝涩涩的浅笑说：过节了，高兴事儿，尝一口吧，都回来不了，都忙，不回来自有他们的理由。父亲依然坐着不动，再次点燃一支烟，抬头望着远方，话语有些低沉：不急，等等，再等等。

母亲慢慢地把苹果放回去，不知老伴儿还要等什么。

俯卧在石桌旁的老狗，站起来伸个懒腰，忽然跑到院子中央，昂起头冲着天上的月亮莫名其妙地狂吠。父亲开口说话了：自古有苍狗追日，也有苍狗问月。这是咱家的狗在对月亮问话哩。母亲说，问的啥？父亲答，问今年的月亮咋不圆呢。老母亲抬头望去，月亮的边缘上果然有许多暗淡的阴影。

月光如银，月亮似画，上面的影像依然看得清晰。吴刚的身影永远是执着地忙碌，金蟾和玉兔活泼乱动，不停眨动着机灵的双眸，各自想着心事，或许正在谋划着一场浪漫的约会。似乎嫦娥才有闲情逸致，悠然地浏览人世凡尘的喜怒哀乐。就在那么一个瞬间，嫦娥窥见了石榴树下的美酒和那一桌丰盛的水果，还有一双相对无语的老人，不禁生出一丝怜悯。她轻拂长袖，在空中甩出一条优美的彩桥，玄妙的声音从彩桥的下面飘来：月儿不圆，是因为您的儿女在远方，孙子孙女在路的那一头儿。天下千万个儿女离乡漂泊，忙碌打拼，他们何尝没有思念，何尝不想团圆，可他们无奈，只好把月亮当作月饼来咀嚼，啃食的人多了，月亮才不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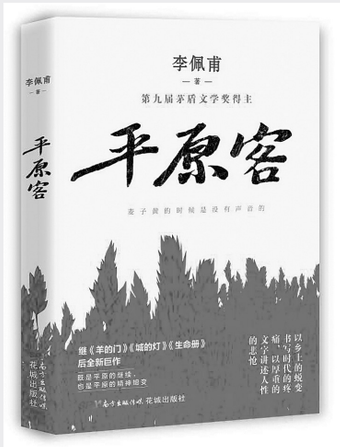
父亲和母亲或许没有听到嫦娥的话语，却听到电话响了。儿子说，爹，我太忙了，没时间回去，您多保重。父亲点点头，知道，只管忙吧。儿媳说，妈，您记着吃药。母亲接连嗯了好几声。孙子抢过电话，甜甜地说，爷爷中秋快乐，我想您了。电话里又传来孙女的声音，奶奶，等我不上学了，回去天天陪着您。这儿的月亮没有咱家的大，也没咱家的圆，我们天天想家……奶奶也想你们……

电话挂了，儿子的祝福在声波里流淌。儿媳的关爱，隔空传递。孙子孙女稚嫩的童声在远方的角落里回响。老家石榴树下颤抖的哽咽，恍若成了亲情的分离。团圆成了遥远的奢望，想念和着那银色的月光碎了一地。母亲脸上僵硬的笑意，凝结成一片霜花，父亲的眼角微微颤动，眼里噙满了苍老的液体。

一片秋夜瑟瑟落下，院里秋虫在鸣唱，低沉而哀怨，嘶哑的声腔里，似乎透着丝丝的凄婉。父亲和母亲默默地望着天空，他们仿佛看见，七色的流云在天空匆忙地飘移，忽儿织成浪漫多情的彩绸，缓缓飘飞，忽儿朝着月亮的身影飞度追赶，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彩云追月吧。老人终归没有弄懂彩云追月的故事，只是渐渐明白，在这落寞期待的石榴树下，他们希望看到的一幅温馨团圆的画面，瞬间混沌了，破碎了，中秋夜，花好而月不圆。

无风的秋夜，凉意弥漫开来，露珠不知什么时候悄然酿成，早已挂在老人的脸上。父亲和母亲就那么坐着，一直坐着，坐成两尊悠悠思念和殷殷牵挂的塑像，柔美的月光洒在他们身上，桌子上的水果和月饼一动未动，红酒依然没有开启。

连 载



过了一会儿，唐主任匆匆走回来，说：“你跟我来。”

老李写的“条儿”，就是这样交出去的。半月后，不可思议的是，新的分配方案下来了。刘金鼎被分到了县农技站，任副站长。

刘金鼎并不清楚，这次重新分配，有阴差阳错的成分。那天，他面见薛县长后，就把“信”留下了。薛县长反反复复看了这位老同学的信，见信纸上龙飞凤舞的，也就寥寥几行字，没说什么。可不一样的是，这位当年的高中同学，现在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了。

于是，刘金鼎走后，薛县长把唐主任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拿起信在手里扬了扬，往桌上一拍，说：“这，啥意思？”

唐主任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信看了看，说：“这，不是说，要他到基层锻炼么？”

薛县长说：“是啊。对啊。不是已经研究过了么？派他去那个、那个啥……啊？”

唐主任说：“庙台乡农技站。”

薛县长说：“对呀。这不是‘基层’么？还要咋样？”

唐主任说：“这个‘基层’，是不是太‘基层’了？人家不愿意去？”

薛县长说：“操，这都已经研究过了。还要咋办？”

唐主任小心翼翼地分析说：“薛县长，这里边有几个‘意思’你要考虑进去。一、李德林现在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他手头掌握着两千万的机动资金。给谁不给谁，他说了算。二、咱是农业大县。县里刚刚上报的一个大项目，最后是要主管省长批的。三、据我所知，省长是不轻易给人写‘条子’的。他既然写了，那就是说……”

薛县长拍拍脑袋，说：“是啊，是啊。虽说是老同学，可人家现在是副省长了。要不，我打个电话问问？”

唐主任又是小心翼翼地说：“这，不妥吧？”

薛县长刚要拿电话，手停住了。迟疑了一下，说：“不妥？”

唐主任说：“不妥。你要打电话问了，他肯定会说，我看他是个苗子，就是要他去基层锻炼，没有别的意思。你怎么说？”

薛县长挠挠头，说：“扯淡。很朴实一个人，怎么也绕来绕去的？”

唐主任说：“也许……是吧？文字的东西，必须谨慎。”

薛县长突然说：“不对。副省长的信，会盖上个人长条‘方章’，这是规矩。”

唐主任说：“我看了日期。这是他任命副省长前三天写的……”

薛县长说：“那就不是省长的意思了。对吧？”

唐主任提醒说：“正因为是任命前写的，更要……”往下，他不说了。

最后，薛县长说：“这样，我在信上批个字，交给人事局，让他们重新研究吧。”

事情就是这样。一封信，经绰号叫“糖人”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唐明生这么一分析，分析出了很复杂的内涵。

在梅陵县，谁都知道办公室主任唐明生是个好人。为人低调、谦和、谨慎，从不越雷池一步。但他的精明、干练、细心、周到，又深得领导们的信赖。凡是交给“糖人”办的事，就没有办不好的。

那时候刘金鼎还不认识唐明生。他只知道“条儿”交上去之后，事情有了奇妙的变化。县里本是要把他发配到庙台乡农技站的，转眼之间，他却成了县农技站的副站长。这不是做梦吧？那么，只能说，省长的“条子”，起作用了。

后来，刘金鼎跟唐明生成了好朋友。再后来，他又成了唐明生的上级。但他对唐明生的评价仍然是：好人一个。

对于刘金鼎来说，奇迹是接二连三发生的。办完所有的手续，他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才报到的。他报到的那一天，农技站的老站长发牢骚说：“逑，我这儿都仨副站长了，又派一个。”刘金鼎问老站长：“我分管什么？”老站长文不对题地说：“先说，没啥逑福利，一人一把藤椅。”然而，六个月后，农技站分给他的那把藤椅，他觉得有点凉，加了一个海绵垫子，可屁股还没坐热呢，一纸任命下来，他又成了官庄乡的副乡长了。农技站只是个股级单位。副站长也就是副股级，当了副乡长，就是副科级了。在梅陵，副科以上才是官员，这说明他正式进入官场了。

宣布任命的时候，已是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唐明生特意告诉他，清明节，李省长回来省亲，提到你了。就这一句。

唐明生是个很谨慎的人，话点到为止。没有告诉他的，还有很多。其实，在梅陵，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上边来人，无论是哪个“口”的，只要是副厅以上的领导，必须在第一时间里“报备”。所谓“报备”，就是在第一时间里，通知县委书记和县长，并随时做好接待准备。可这个规定是很难执行的，谁知道上边什么时候来人？公事还好说，那会通知地方的。可私事呢，就难说了。倒是唐明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托人在省委、省政府，加上省委组织部三个单位的办公厅搭了一条“热线”，也可以说是“信息员”之类，每年都去看望人家，送上所谓的“咨询费”。这样一来，只要上边来人，无论公事私事，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里做准备了。

清明节那天，李德林回梅陵祭祖，本来是没人知道的。他没告诉任何人，只有司机知道。因为报销的原因，司机告诉了司机班的班长，班长报告了分管的副处长。就此，当李德林的车下了高速路，刚进入梅陵县境，他吓了一跳！

在梅陵与文昌县的交界处，浩浩荡荡地，一拉溜排着十几辆轿车。轿车前站着一排人……还有两个穿制服裙的姑娘，在冷风里站着，手里捧着鲜花。

过去，每到清明节的时候，他也回来上坟。可回来就回来了，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回。偶尔，他也会给县里的老同学打个招呼，在县城里吃顿饭什么的。可这一次不一样，这次他有了副省长的身份。于是，县里四大班子的领导都来了，居然还迎出县界。

车刚停稳，县里的领导就围上来了。他们在车前站成一排，有拉车门的，有捧鲜花的……李德林气呼呼地从车上走下来，说：“老薛，你这是干什么？大马金刀的，折我的寿。”

原县长、新任的县委书记薛之恒仗着跟他是老同学，打着哈哈说：“省长大人，你回来了，也不言一声，还怪我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李德林虎着脸说：“我这是私事，不多停。回家上个坟，看看老爹。你搞这么招摇，不像话！”接着，他一抱拳，说：“你们都回去吧。谢了。给我点自由。”

薛之恒说：“首先，我要声明：我们不是来接省长的。我们是来接专家的，国家级小麦专家。我记得，你还是咱县农科所的顾问呢。你没辞吧？”